**「候門」：慈母的掛心** 蘇國榮

民國四十二年冬天的一個夜晚，書桌上有點兒昏暗的油盞燈一閃一閃的，好像要熄滅的樣子，那是我初二時的夜晚，正在趕著明天要繳交的作業，突然一個瘦弱的身影，走過我的書桌，朝著門口走去，靠著門邊直往外瞧著瞧著，一會兒又走回來到房間去，過幾分鐘又重演，不知幾個回合。

原來，先父那星期輪到做夜班，大約凌晨兩三點才能回到家，他是個煤礦的礦工，要在深入地下數十甚至上百公尺的地下，用人工挖掘煤炭，然後拖行至儲炭槽，再用台車送出地面礦場，這工作既辛苦又危險，經常聽到礦場坑內有礦工受傷，甚至喪失生命。因為一個佃農，農產所得除繳交農租及肥料、農具耗損所需外，所餘不敷一家大小的三餐及生活家用，當地唯一可以取得這生活補貼的只有這唯一的煤礦，所以「礦工」就是本地青壯年農餘「打工」貼補家用的唯一機會，雖然辛苦又危險，別無選擇。

當我發現先祖母這樣來回的走到門口張望時，我停下筆來，走到祖母跟前說：「天氣很冷，您回到床上躲進被窩裡好好的休息，爸爸做夜班還沒回來，我一邊做功課一邊等門，您不用操心，安心休息。」「阿榮啊！你不知道，這顆心就這麼的不聽話，沒聽到你爸的聲音一定沒法子睡，只要聽到他的聲音，那怕那怕是腳步聲，那怕是腳步聲也好，就可以合上眼了。」她很平和的說著，仍然走到門口望望再回來。不論怎麼勸她還是無法先上床睡覺，直到父親回來，聽到走進院子的腳步聲，她就很快地進入房間，上床睡覺了。

星期日的早上，早飯過後，不用上學，恰好山上也沒事，我就纏著祖母說東談西的，也談到她夜晚「候門」的事。她說：「雖然你爸已經四十好幾近五十的人了，在我眼中永遠是個孩子，你可知道，煤礦坑的工作是多麼的危險嗎？多少人早上入坑後，有的頭破血流或手殘腳斷的出來，甚至就沒有回家了！你叫我怎麼能安心上床睡覺？所以我聽到他的聲音確定平安回來，我才放心。」

雖然先父在礦坑工作數十年，我也聽過很多礦坑工作的故事，一直想進去一探究竟，不管我怎麼樣子懇求，先父就是以一句「你只要好好念你的書，這是大人的事不要管」就把我擋下了，直到辦理農村電化工程時，煤礦當局希望電線能順延至礦場，我們藉機要求進入礦坑參觀，於是戴上頭燈、揹著蓄電池，一行五六位工作人員，分別坐上三輛台車，礦場找來礦工幫忙推車，台車在鐵軌上走著，進入坑內一會兒下坡了，聽到刺耳的煞車聲，坑內漆黑一片，從頭燈望去，只見用原木支撐的坑道，兩面不是很平整的牆面，確實一股不安全感湧上腦際，直下約三十公尺，到達一處「儲炭槽」，剛好碰到一位礦工正推著一籠剛挖掘的煤炭送來存放，以備台車運出礦場。由於時間關係，沒有更深入參觀，乘原車離開坑道，事後曾與先父聊到礦區深處工作的概況。

先父在民國三十四年進入溫喜財先生的南山煤礦，當時，我們一家父母長兄與我四口一同住在簡單的工寮，過著簡單艱辛的生活。每天一早起來，只見先父和鄰居的皮伯伯都在整修上工的工具，將兩頭尖尖的十字鎬，用炭火將它燒紅，以鐵鎚用力地捶，使昨日用鈍了的尖端重新變細變尖，方便掘取煤炭。然後用早餐、備便當，整理一些用具齊備後，向煤礦坑出發，先母也站在門口目送直到看不見背影後許久才轉身回來用早餐，這種依依不捨又期盼的眼神，似乎隱含著複雜的情思。因為先祖母曾經告訴我：「多少礦工朋友早上出門進入礦坑後，晚上就沒有回來」。意涵著這是非常危險的的工作，因此，礦工的父母妻子莫不整天掛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，祈禱著上蒼的庇佑，能夠平安地回來。

從南坑的家，順著山間小路，經過九份子、小南坑，翻過一座小山頭，到番婆坑礦場，足足要走一個半小時，所以，清早六點左右就得帶著便當和少許工具出門，方能於七點半左右抵達礦場，準備當天工作的材料及整修部分磨損的工具，以便能於八點準時上工。

上工前，工頭 (俗稱師傅頭或包頭) 都會宣布當日工作重點及相關注意事項，然後重點分配工作，大家都清楚明白後依序魚貫入坑，開始一天忙碌的工作。倘若鴻運來臨，「煤層」順又厚，這時「挖掘」較為輕鬆且速度又快，也許半天就可有平時一天的「量」了，但是，為了「晴時得備雨時糧」，還是不能偷懶，得趁現在好做多做些存著，預防「煤層」不佳，挖掘困難時的不足，說實在的，在「煤層」既「薄」又「斜」，站都無法站直，重心不穩，斜著身子，甚至得「躺」下來，挖那一點點的煤炭，一天挖不到一台車又危險。

礦場事故，所謂的「落磐」、「崩塌」、「埋沒窒息」、「瓦斯突出」及煤塵爆炸等，略有所聞，先父也曾因石頭掉落，來不及閃躲而「腳拇指」被壓扁裂開，連骨頭都壓碎了，在夜晚他從醫院包紮處理回到家我們才知道，當年沒電話更無手機可供聯絡，也因這傷整個月都無法上工。時而也會聽先父說：林伯伯上個月因「落磐」傷到脊椎，大概無法上工了，張叔叔不小心在坑內「被燈組電瓶硫酸溢出」燙傷，還好處理得快，臀部燒了一大片，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，老命保住了，昨天鄭大叔在通風口偷抽菸被抓到，給狠揍一頓，這不小心會把整坑的人都燒掉，怪不得大家都要揍他幾拳，坑內是嚴格禁菸的。

適周師傅為我家鄉煤礦執筆修史以垂後世，先父三四十春秋於地層之下辛勤奮力為本地煤礦奉獻畢生之力，特邀為文誌事，僅將先祖母日日為愛子「候門」之情，敘之以鑑「慈母」之「愛」光輝遠大，亦簡述當年「礦工」工作與生活之艱辛。